

香祖筆記 七八

服部文庫

117

78

4



香祖筆記卷七

新城王士禛貽上

越處女與勾踐論劍術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馬相如答盛覽論賦曰賦家之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詩家妙諦無過此數語西京雜記戚夫人善鼓瑟擊筑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此遠在十九首蘇李之前漢詩最古者惟此及安世房中歌耳晉樂志以為李延年造不知何據今在樂府橫吹郭茂倩樂府詩所載則始六朝劉孝標王褒諸人而古辭不傳可惜也



西京雜記杜子夏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  
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后土魂無所不  
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于長安北郭此焉宴息  
按此即後人自祭文自誤墓誌之始

三國志蘇則傳云仕宦不止執虎子虎子溺器也  
西京雜記言漢朝以玉爲虎子侍中執之視玉杯  
象箸相萬矣而後世不議其奢僭何也

太史公報任安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  
短漢書注師古曰媒如媒妁之媒孽如麴孽之孽  
又曰齊人謂麴餅爲媒今吾鄉之語猶然然以媒

作糜終不如作媒之古

太史公傳司馬氏本程伯休父之後而劉歆以爲  
史佚後又云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  
過帝怒削去之後坐李陵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與傳皆不合未知歆何所據也

曹孟德作疑冢七十二又遺令婕妤伎人時時登  
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予常笑之謂操體魄果藏  
西陵即不必作疑冢既作疑冢體魄且不知散落  
何許雖望陵作伎寧復聞之可謂詐而愚矣故友  
劉考功公馭董侍御玉虬皆爲捧腹而避之



樂府詩云綠蛇含珠丹初讀之謂偶然語耳非有  
故實後觀鄴中記云魏宮中有綠蛇口有赤珠若  
梧子大甄后每梳妝則盤結一髻形于后前因效  
而爲髻號靈蛇髻乃知樂府用此事也

韻語陽秋載錢起贈杜牧詩今坊刻襄陽集有贈  
孟郊詩皆可一噓

仙人屏絕塵壺游于太清然如上元夫人欲嫁封  
陟紫素元君欲從任生之類殆不可曉至如文殊  
三處過夏一月在姪舍及婆子燒菴公案復是何  
理恐妄解禪縛適爲俗人學鳩摩羅什一輩藉口

也

謝在杭文海披沙云虱瘕黃龍浴水治之應聲蟲  
雷丸及藍治之食肺系蟲獺爪治之膈食蟲藍汁  
治之人面瘡貝母治之

唐牛僧孺人稱太牢楊虞卿稱少牢京師語曰太  
牢手少牢口謂牛善爲文楊善言說也白樂天不  
失爲賢者而黨于二字未免爲累每讀長慶集輒  
惜之不啻如癰疽瘡環耳

道書多荒誕不經可爲笑柄如謂牽牛娶織女借  
天帝二萬錢下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之間此



與段柯古天帝白鵲事類

東坡守揚州始至即判革牡丹之會自云雖煞風景且免造業予少時爲揚州推官舊例府僚迎春瓊花觀以妓騎而導輿太守節推各四人同知己下二人既竣事歸而宴飲仍令歌以侑酒府吏因緣爲奸利予深惡之語太守一切罷去揚人一時誦美之與坡公事頗相似附識于此

東坡先生知登州問徐神翁學道之要答曰勿作官即好及南遷過海潁濱曰吾兄知信其言而不能用也

左思賦古度君遷北戶錄云古度樹一呼那子故閩清林先輩茂之名古度字那子也南人又號曰陀<sub>日亞反</sub>其實大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則化蛾及蚊飛去

北方有無核棗嶺南無核荔枝有大如鷄卵者其肪瑩白如水精

鹽煮于海惟河東寧夏有鹽池紅鹽池滇蜀有黑白鹽井河間鹽山縣以地產鹽故名非有山也獨元人西使記言過磧掃兒城徧山皆鹽如水精狀此則真鹽山耳



虛谷閑鈔云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于淺瀨得一琉璃瓶子中有龜長可一寸往來旋轉略無暫已有胡人識之曰龜寶也

詩集句起于宋石曼卿王介甫皆為之李龔至作剪綃集然非大雅所尚近士大夫競以詩牌集字牽湊無理或至刻之集中尤可笑

荊芥穗為末以酒調下三錢治中風立愈

治走馬疳用瓦龍子

比蚶子差小用未經鹽漬者

連肉火煨存性置

冷地用盞蓋覆候冷取出碾為末溲患處又一方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溲患處

治痘疹黑陷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少放火盆內焚之抱兒於煙上熏之即起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之先以一頭合瘡候瓜熟削去再合熱減乃已又一方用蒜泥作餅瘡上炙不痛炙痛痛者炙不痛即止

小兒耳後生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為末麝香熟

湯洗之細者香油調搽

已上諸方見  
夢洲閑錄

唐德宗使段善本授康崑崙琵琶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後乃盡段之藝知此者可與言詩矣



常見一貴人買得柴窑盃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  
照價餘百金始憶陸魯望詩九秋風露越窑開奪  
得千峰翠色來可謂妙于形容唐時謂之秘色也  
南唐李主研山後歸米元章米與蘇仲恭學士家  
易北固甘露寺海嶽菴地宣和入御府事詳避暑  
漫鈔後又四百餘年不知更易幾姓而至新安許  
文穆國家已而歸嘉禾朱文恪國子戊辰春從文  
恪曾孫檢討彙尊京邸見之真奇物也檢討請予  
賦詩既為作長句又題一絕句云南唐寶石劫灰  
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峰無恙在不須淚滴

玉蟾蜍後二年復入京師則研山又為崑山徐司  
寇購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尚藏徐氏否青峭數  
峰蓋用南唐元宗語元章既失研山賦詩云研山  
不可見哦詩徒嘆息惟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皆  
用本事也

僧祐釋迦譜云懿摩王四子被擯到雪山住直樹  
林中四子生子王歡喜言此真釋子能自存立故  
名釋注釋迦為能譜又云在直樹林中故名為釋  
注梵語呼直亦曰釋別傳云此國有釋迦樹甚茂  
盛相師云必出國王因移四子立國因名釋種



萊陽左公蘿石忠孝大節出于天性鄉人敬仰之  
稱大忠先生崑山徐章仲炯健菴尚書次子也歲  
庚辰官山東提學允公議建大忠祠于其里首捐  
百金為倡一時皆樂飲助不浹歲落成粗有次第  
而新令某適至方修衙署日遣胥役入祠取所庀  
甍石木植之屬鄉之紳士以為言令諾怒欲申請  
毀祠會章仲按萊考試令恐拂其創建之意乃詭  
辭以自白章仲因而慰之曰子勿慮第往具牲牢  
躬拜祭則浮議自息令如其指祠竟得無恙  
順治初吏部諸司郎官最為清要吳郡顧松交子咸

蒨來贊俱以吏部郎里居賓客輻輳一日廣坐中  
一客忽曰二公所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也  
客皆為之絕倒

佛經幻妄有最不可究詰者如善慧菩薩自兜率  
天宮下作佛在摩耶夫人母胎中晨朝為色界諸  
天說種種法日中時為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晡時  
又為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雖裨官小  
說如西遊記者亦不至誕妄如是

余官左都御史一日五鼓啓事候于中左門故吏  
部侍郎趙公玉峰麟謂曰公真今日之泰山北斗



也余曰何忽見推趙曰公爲戶部侍郎七年屏絕  
貨賄不名一錢夫人而知之至爲御史大夫清風  
亮節坐鎮雅俗不立門戶不急彈劾務以忠厚惇  
大培養元氣真朝廷大臣也抑亦今日藥石也余  
謝不敢當然數語實有關治體之論故追記之趙  
官浙江巡撫嘗開濬杭城市河代貧民償旗債萬  
餘金浙人至今尸祝之近日名臣也

聞見雜錄云韶州人于江邊得巨蚌剖之有珠大  
如彈丸光若水精中有北斗七星隱然可見納本  
州軍資庫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株晏元獻守揚作無雙亭于  
其側宋德祐乙亥北兵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  
詩曰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花烈女中然山房  
隨筆所記仁宗慶曆中常分植禁中輒枯比載還  
則鬱茂如故又何說耶

貴州苗峒出沙板然彼中不甚貴重其最重者曰  
桂板有金桂水桂二種一如黃金間碧玉竹一如  
沉香之色嗅之如沉香其木在地中橫生長或  
丈餘短或三五尺大者或至數圍更無枝葉其生  
多在山根其上土色皆黃庶草不殖以鐵斲之堅



而難入苗人解為板售之直較沙板數倍與宋人  
談藪所記大同小異談藪謂湖南亦然湖南與苗  
蠻風壤相接理合有之又謂平江即今蘇州大旱河水涸  
居人就河底掘井得沙板愈取愈多亦有得沉香  
者此則不可曉也

古董字東坡作骨董晦菴作汨董見霏雪錄

上東巡幸曲阜謁至聖廟廟門外降輦步行行

三拜禮留御前曲柄繖于大成殿命家祭即

陳設之古今未睹之異數也事詳幸魯盛典按宋  
故事天子謁孔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曆四年五月

仁宗特行再拜禮乃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盛典

衍聖公孔毓圻疏請翰林院庶吉士孫致彌乙丑

進士金居敬金予之門人纂修書成金已前授靈丘縣知

縣卒于官孫先以無妄註誤至是復官授編修云

木鱉子入藥能殺人見靈雪錄

康熙己卯南巡視河工廻蹕有御製詩云行

徧江南水與山柳舒花放鳥綿蠻明朝又入邳徐

路鳳闕龍樓計日還會予以御史大夫被旨與

大司徒陳公廷敬大宗伯張公英大司空王公鴻緒入

直南書房因獲恭睹共嘆為太平和吉之音云



呂宋國所產煙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絲薰余既詳之前卷近京師又有製為鼻煙者云可明目尤有辟疫之功以玻璃為餅貯之餅之形象種種不一顏色亦具紅紫黃白黑綠諸色白如水晶紅如火齊極可愛翫以象齒為匙就鼻嗅之還納于餅皆內府製造民間亦或仿而為之終不及

古來兼官皆以大兼小明初大學士學士皆五品其後加尚書侍郎始為二品三品故明初三楊輩結銜皆云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今內閣結銜移大學士于上而云兼某部尚書學士兼侍郎

亦然與古制異

甲申七月門人李子來先復自奉天少京兆遷少廷尉歸京師遺松花硯一紺色白文徧體作雲錦形試之絀潤宜墨類端溪之下品後有續硯譜者品當列洮河龍尾紅絲之上

李林甫外傳言有術士說安祿山常有五百銅頭鐵額人侍其左右一日請林甫宴令術士窺之見一童子捧香爐而入五百人皆走避云云又言道士許林甫三百年後白日上昇及為相二十年復見之云相公所行多不合道更六百年乃如約矣



信如所云是天上神仙必需此不忠不孝之人義何所取而小說往往記林甫後身有為牛為倡之說詎盡誣耶

唐高宗將立武氏謀之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明皇將廢太子瑛兄弟未決李林甫亦曰家事何必問外人姦臣誤國先後一轍如此

予以順治八年辛卯中鄉試闈牘為座主蒲阪御史大夫杜公萬福字振門房師壽春侍御夏公人倫字敬孚所賞

異已定解元三日矣有丘縣令李應軫者高郵人與夏公為淮南鄉里年七十矣私于夏公曰某老

矣日暮途遠使元出本房差慰遲暮公能相讓則奕世之感也請至再三夏公乃許之其首薦即昌樂滕國相字和梅也已擬第六與予皆習毛詩杜公甚難之而李請益堅杜憐其意遂改予第六而滕得元時滕年近六十予年始十八耳榜後旅謁杜公頗悔之間語予以前事且曰子文合作元此亦命也予初不以屑意其後十年而予銓授揚州府推官李以兵部主事告老家居年八十餘矣其子為州役窘辱屬予獻其事李憶往事殊惴惴予顧力直其子而痛懲州役且戒州守吳君之後後為東昌府知府



以李公高年家居有司宜加禮吳詣李道子意李感泣遂通聞問陳謝如平生交凡予一生報德不蓄怨皆此類唐撫言載裴垺舉安辭崔樞考之被落及垺為宰相擢樞為禮部笑謂樞曰聊以報德予不敢妄擬古人其存心寧厚勿薄庶不愧耳偶書之以示子孫

邯鄲人侯二素不孝其母以米施乞者二見而怒痛捶而逐之妻子泣諫不聽未幾二遍體生毒瘡潰爛而死夢告其子曰我以忤逆不孝罰往京師宣武門西車子營張二家作豬汝可速往贖歸遲

無及矣子如其言至京師宣武門訪張氏果有此豕適生數子其一豕身人面有髭貌如其父子痛哭述其故願以十金贖歸張不聽而殺之此康熙三十九年事

唐庚三國雜事云先主父子相繼始終號漢未嘗一日稱蜀陳壽黜其正號徇魏晉之私意廢史家之公法改漢為蜀猶五代稱李璟為吳劉崇為晉今五代史南唐北漢世家未嘗以吳晉名之也蓋宋人之論已以南唐為吳王恪之後比于昭烈矣歐公五代史世家首南唐而胡恢陸游馬令之書



層見疊出豈非有深意存焉乎近興化李映碧清  
廷尉取馬陸二氏之撰為經別作南唐書而雜采  
江南野史釣磯立談玉壺清話諸書為緯殊為有  
見予嘗謂五代中原之君史家所謂正統者皆盜  
賊僭竊無足比數惟唐莊宗雖以沙陀賜姓而能  
手除篡賊復唐社稷則君子引而進之不忍斥也  
其于南唐亦若是焉已矣以南唐為正統不猶愈  
于朱溫石敬瑭之流哉

四川達州民某兄弟二人甚友愛弟未授室而他  
出其兄賣身得十二金為弟聘婦弟歸娶知兄賣

身事乃相持而泣遣其婦往母家取原聘金為兄  
贖身湖南流民二人某某知其事尾之中途擊婦  
死而攫其金忽迅雷大震擊二人立斃其尸羅跪  
于婦家之門手中持十二金頃之婦復甦歸至其  
家則二人者已先跪門外矣婦語其故兄弟鄰里  
及州人來觀者如堵莫不嘆異以為孝友強暴之  
報施不爽如此

予丙子奉使祭告西嶽于玉泉院見無憂樹四株  
後閤內典頻頭婆羅王立瞻婆國婆羅門女為第  
一夫人生子名無憂又生子名離憂其無憂即阿



育王也後王出外園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  
王見已此華樹與我同名心大歡喜蓋此樹與青  
柯坪婆羅樹皆西域種然西嶽乃道士所宅絕無  
蘭若不知以何因緣而有此樹又釋迦譜毘婆尸  
佛有執事弟子名無憂

唐劉希夷汝陽潭詩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寫  
物最工然非初唐人語已似皮陸子近詠寓邸西  
齋叢竹有句云冉冉紫雲蓋翻翻紅鵲尾自謂不  
減劉語

本朝新進士臚傳後自鼎甲授翰林修撰編修外

餘皆引見 欽選庶吉士分清漢書與鼎甲三人

一體教習順治間定例清書者陞內閣學士漢書

者陞京堂官或徑陞侍郎如程其相芳朝以丁亥榜

眼及第至侍讀學士陞太常寺卿左虔孫敬祖以已

丑會元至侍讀學士陞通政使臨朐馮易齋相國

溥以讀學陞吏部侍郎錢塘黃次辰相國機以讀

學陞禮部侍郎是也如勝國甲科即不拘此例故

王宗伯敬哉宗簡白司寇東谷謙印高侍郎念東珩胡

學士此菴統諸公皆為三院學士三院者國史秘

書弘文院也庶吉士則專隸弘文既設內閣遂罷



三院不設而別立翰林院以學士掌之

劉宋忠武公沈慶之詩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  
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按客座贊語云周子隱  
讀書臺下舊為光宅寺乃梁武帝故居其地又名  
南岡六朝士大夫多居之武帝評書云南岡士夫  
徒尚風軌不免寒乞正指此乃知沈所居在南岡  
非泛設耳

古有通鳥語牛馬語者梁廷尉卿沈僧昭先為山  
陰令與會稽太守武陵王紀校獵中道而返左右  
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當還處分問何以知之

曰向聞南山虎嘯故知耳俄而使至是知鳥獸莫  
不能語者釋氏戒殺厥有旨哉

本朝翰林遷吏禮二部侍郎例兼翰林院學士至  
尚書則不復兼按明萬曆中王三渠用賓官南京  
吏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此其同而異者也若霸州

郝恭定

惟訥

二公皆不由翰林而為

禮書董禮侍安國則旗下人不由科甲錢唐高禮  
侍士奇則以供奉 內庭久特加少宗伯未嘗視  
部事也

康熙初予自揚州入為禮部主事時蘇松詞林甚



少現任數公又皆以奏銷一案註誤京堂至三品  
者亦止華亭宋副都直方徵一人迄今三十載乃  
極盛其他無論即狀元鼎甲駢肩接踵而身兼會  
狀兩元者如癸丑韓宗伯慕廬葵丙辰彭侍講訪  
濂定乙丑陸侍講澹成肯皆是也他如翰林臺省  
尤衆地氣盛衰信有時哉

近日地氣自江南至江北而揚州爲極盛如甲戌  
顧圖河江都人榜眼及第庚辰季愈寶應人榜眼  
及第癸未王式丹亦寶應人會狀兩元及第一時  
稱科名盛事前此未有也

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蓋自明時已然然如直  
隸之滄州順治丙戌呂讀學顯乙未戴少叅王皆

榜眼及第河南柘城縣康熙甲辰李侍郎元庚辰

王編修露一榜眼及第一探花及第露即會元也

滄州又有丁亥會元李人龍官內閣中書舍人然  
則堪輿家言信有徵矣

陳後主賚天台智者大師物有中藤紙一墜蓋六  
朝語沈后書有赤松澗米五石隋煬帝所覲衣物  
又有南榴夾膝桃一枚梯心筆格一枚篆字穀皮  
屏風一具鴛納袈娑一領絲布祇支二領銅搔勞



一口布三十禪

鳥獸毛羽之奇異者如紅紫鸚鵡五色鸚鵡紅鴿  
紅鳩鵲兒黃馬桃紅瓣點子花馬朱毛虎山水文  
豹硃砂鼠綠蝴蝶子或見或聞雜記于池北偶談  
居易錄二書近日京師金魚顏色種種變化尤爲  
艷異而白魚硃砂點者或在首或在背或在尾置  
之盆池游泳噉啣粲若錦綺信生物之不可測也  
聞又有藍其色者惜未見至于鴿之屬兔之屬亦  
多異種不能悉記又顧鄰初客座贅語云全椒學  
博王忠徵曾以禱雨見紅鴿疑是神物非世所恒

有萊陽姜如農

琛

別墅有紅鴿館陳其年

維

檢討

詩餘有紫鵝橋未詳出處不敢輒書

杜堇字古狂按字書堇具各切即烏頭也其汁飲  
之能殺人故唐明皇取其汁以毒張果齒盡黑用  
以取名真狂士矣

弘治五年南直隸鄉試劉尚書南坦

麟

以武學生

中式十四年鄉試陳翰林魯南

沂

以太醫院醫生

中式二公名碩而皆以雜流入試所未解也此例

至嘉靖中始革去

予于明代郡縣志書祇取關中諸公所纂如武功



平涼朝邑華州等十餘種此外惟崔後渠安陽志  
章楓山蘭谿志馬應龍安丘志邢子愿武定州志  
史蓮勺紀事介休志不失史法偶觀顧東橋與陳魯  
南論修志書云嚴介谿袁州志都元敬黃山圖經  
李懋卿東莞志邵二泉許州志各有義例須取叅  
訂已上諸志則又予所未聞未見者東橋先生平  
生傲睨相嵩及撫楚被旨修奉天大志又忤世宗  
真所謂豪傑之士矣

登高能賦自是佳話若蘭亭之集古今艷之然詩  
不成受罰者若干人殊煞風景乃亦有不識字不

成詩傳之于後反成佳話者如唐人韋蟾嘲李瑒  
詩渭水秦川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料應學得  
虞姬壻書字才能記姓名宋人釣臺詩諸老凋零  
極可哀尚畱名字壓崔魏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  
胭脂凝綠苔政使希仁題詩光世能書亦復尋常  
未必如此令人解頤也

遜園居士言金陵盛仲交家多藏書書前後副葉  
上必有字或記書所從來或記他事往往盈幅皆  
有鈐印常熟趙定宇少宰閱舊唐書每卷畢必有  
硃字數行或評史或閱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



書之馮具區校刻監本諸史卷後亦然并以入梓  
前輩讀書游泳賞味處可以想見此語良然予所  
見劉欽謨昌官河南督學時所刻中州文表每卷  
亦然予勸宋牧仲開府重刻文表及梁園風雅二  
書且云欽謨諸跋當悉刻之以存其舊亦遯園先  
生之意又嘗觀袁中郎所刻宗鏡摘錄亦復如是  
弇州先生讀書後同此意也

金陵許尚寶石城先生穀年二十中嘉靖乙酉鄉  
試乙未南宮第一壽八十餘及見萬曆乙酉後輩  
近上海姚方伯通所先生永萬曆戊戌進士壽近

百歲及見順治戊戌後輩姚公與先祖贈尚書公  
為浙藩左右使同僚壽亦相埒鼎革後尚有書問  
往來今又五十餘年往矣予年十八以順治八年  
辛卯中鄉試至今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已五十四  
年去辛卯止八載耳不知假我數年猶及見之否  
然釋氏石火電光之喻信有然矣

戊戌同年吳侍讀默岩國全椒人榜眼及第詩未  
入格而頗有勝情予官揚州時常與共客儀真一  
日過予客園置酒酒間作擘窠大字及便面數事  
皆即事漫興之語令人解頤尚記其一則云少陵



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云筆所未到氣已吞才  
人須具此胸次落筆自爾不凡惟阮亭可以語此  
頃之子衣領上偶見一蟻即又云宰官衣領上  
一蟻子此正須耐煩以為勝俗客耳雖偶然遊戲  
皆有理趣久之露坐月色皎然賦絕句云如此青  
天如此月兩人須問大江秋予和之得四首翰林  
兄弟皆名士解屋三間分兩頭及第紅綾分餅日  
閉門黃葉著書秋鳴壚園中小山名斜日森碧篠人影參  
差曲岸頭頃刻疾書兩九墨山蟬墮地數聲秋又  
二詩不具錄詳鑒江倡和集

焦山瘞鶴銘或云王右軍書或云陶貞白或云顧  
況而周暉金陵瑣事言唐李石續博物志陶隱居  
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瘞鶴銘皆其遺跡顧  
元慶作瘞鶴銘考歷引黃長睿以至都元敬諸家  
之說斷以為陶書而未及引此證之予門人淮陰  
張力臣昭作瘞鶴銘辯援据甚博予以遺新安張  
山來潮刻叢書中不記引此否也

金陵瑣事云神樓乃劉南坦尚書製為修煉者用  
篋編成似陶靖節之籃輿懸于屋梁僅可弓臥其  
上下收放之機皆自握之不須他人文徵仲寫其



圖諸詞人多詠歌之皆不得其旨按

云清惠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以遺之又升菴先生後神樓曲序亦然曲中仙人五城十二樓等句亦未詳其形製何如皆所云不得其旨者也

予嘗謂古人詩且未論時代但開卷看其題目即可望而知之今人詩且未論雅俗但開卷看其題目即可望而辯之如魏晉人製詩題是一樣宋齊梁陳人是一樣初盛唐人是一樣元和以後又是一樣北宋人是一樣蘇黃又是一樣明人製題汎

濫漸失古意近則年伯年丈公祖父母俚俗之談盡竄入矣詩之雅俗又何論乎

詩題有一二字不古遂分雅俗如古人祇有同韻和韻而今人則改作步韻武韻矣古祇有絕句今人則改作截句矣古人贈答或云以詩贈之以詩寄之今則改詩以贈之詩以寄之矣此類未易更僕但取古人集觀之雅俗自辨當以三隅反也江寧有西域賈胡見人家几上一石欲買之凡數至主人故高其直未售也一日重磨洗冀增其價明日賈胡來驚嘆曰此至寶惜無所用矣石列十



二孔按十二時辰每交一時輒有紅蟾子布網其上後網成前網即消乃天然日晷也今蟾子磨損何所用之不顧而去

史癡翁金陵人佯狂玩世工詩畫樂府妻號樂清道人姬人何號白雲善畫工篆書通音律琵琶得兩京國工張祿之傳翁每製一曲即命白雲被之絃索嘗訪沈石田于吳中不值見堂中幪絹素尚未渲染輒濡墨縱筆作山水不題姓名而去石田歸見之曰吾吳中無如此人必金陵史癡也亟追邀之相見一笑留石田家三月而後返

明代冊使至諸藩府藩王以刺迓之于郊刺稱某王拜三字而已應天鄉試榜後魏國公例設宴中山府第邀集新舉人亦惟書魏國公拜四字于刺不書姓名

余少時官廣陵與諸名勝修禊紅橋即席賦冶春詩二十四首陳其年後至贈余詩曰玉山筵上頽唐甚意氣公然籠罩人劉公馘曰采明珠耀桂旗麗矣或率而兒拜或揚袂從風如欲仙去冶春詩獨步一代不必如鐵厓遁作別調乃見姿媚也



香祖筆記卷七終

香祖筆記卷八

新城王士禎貽上

陳霆字水南吳興人著兩山墨談甚有義理閱金陵瑣事始詳其本末霆字震伯僦居白下又著唐餘紀傳渚山詞話嘗作詞弔張麗華云麗華死于青溪後人哀之為立小祠祠像乃二女郎其一即孔貴嬪也今祠亦不復存

成弘間留都扇骨以李昭製者為最見顧東江清集往徐健菴司寇為宮坊時贈予金陵仰氏扇子謝以詩有舊京扇貴李昭骨之句翼日相遇朝班



問李昭出處予但據東江集答之後閱金陵瑣事  
乃詳李昭李贊蔣誠三人製扇骨最精徐守素蔣  
徹李信修補古銅器如神恨昔者不能舉此應之  
信彊記之難也

張遺字瑤星金陵遺民也居棲霞一小菴數十年  
不入城市著書十餘種有一書紀南渡時事可裨  
史乘惜未版行凡所撰著稱白雲自怡年九十而  
終四十年前游東萊時先兄西樵亦客萊相友善  
及予在邗江數客金陵未及見之蓋已禁足攝山  
矣予撰古懽錄亦遺此人故著于此

明時欽差行人吳惠葬劉真人于留都鳳臺門外  
壙中得一石匣中有玉冠蓋上刻王真人玉冠五  
字此與王喬玉棺相似玉冠尤為新異

舊例科場進呈試錄主考官自撰程文其用士子  
文稍為點定自萬曆十三年乙酉科始

治血山崩當歸一兩荆芥一兩酒一鍾水一鍾煎  
服立止

撫州商人病痢危甚太學生倪某用當歸末阿魏  
丸之白滾湯送下三服而愈

又治痢方黃花地丁搗取自然汁一酒盞加蜂蜜



少許服之神效

濕痰腫痛不能行用菰蔞草水紅花蘿蔔英白金鳳花水龍骨花椒槐條蒼朮金銀花甘草以上十味煎水蒸患處水稍溫即洗之

治小腸疝氣烏藥六錢天門冬五錢白水煎服神效

治小便不通芒硝一錢研細以龍眼肉包之細嚼嚥下立愈

治瘤方用竹刺將瘤頂稍稍撥開油皮勿令見血細研銅綠少許放撥開處以膏藥貼之

接骨方土鼈用新瓦焙乾半兩錢醋淬七次自然銅乳香沒藥菜瓜子仁各等分為細末每服一分半酒調下上體傷食後服下體傷空心服

治疫腫頭面方金銀花二兩濃煎一盞服之腫立消

針入腹用櫟炭末三錢井水調服即下又方以磁石置肛門外引下

已上俱出正續金陵瑣事

沈石田周干支八字與明英宗同

明寧國大長公主所用遺墨半挺上用紫金打成龍口吞之一瓷杯酌酒滿則隱起一龍形鱗鬣具



備酒盡不復見

金陵王某家有六石子中具兜塵觀世音像趺坐如生面目衣襪如畫又南唐元宗時溧水桑樹生須菩提像右袒左跪衣襪宛然其色如純漆光可以鑑

南唐書有馬令胡恢陸游三家馬陸二書盛行于世近吳門又有合刻惟胡書世罕傳之聞江陰李忠毅應家有藏本廿年前屬江陰令陸雲士次訪之久而不見報又屬門人楊侍講賓實名求之亦不得按恢金陵人博物彊記工篆隸客京師久不得

調上韓忠獻公詩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人寒公深憐之使篆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推官卒

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詔云期畢便申周宰相王溥父祚以觀察使致仕一卜者諛其壽可百四十惟百二十歲時春夏間微苦臍臍祚大喜顧子孫曰孩兒輩切記是年莫教我喫冷湯水二事癡絕可笑杜牧詩百年便作萬年計富貴中人不悟此者多矣釋氏六如之喻正為此輩棒喝

顧鄰初云沈約宋書凡歌字皆作哥字予昔官廣



陵于一士大夫家見趙松雪家書凡哥字皆作歌  
字蓋古通用也

捨筏登岸禪家以為悟境詩家以為化境詩禪一  
致等無差別大復與空同書引此正自言其所得  
耳顧東橋以為英雄欺人誤矣豈東橋未能到此  
境地故疑之耶

京口張文選公選

九徵

博物君子也嘗題予過江入

吳兩集云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潑懷  
抱此語可與解人道

予少游京師日與汪茗文

玩

劉公弼

體仁

倡和晨夕

過從無間一日往汪邸舍其小僕孫玉者走報曰  
王貽上來茗文出為予述之予笑曰此子不減蕭  
茂挺家僕

孔平仲雜說云今公家文字用仰字出北史北齊  
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汪茗文赴京師過揚州予送之舟中欲附惠泉五  
堰寄家西樵兄汪以道遠稍難之予笑謂曰汪大  
乃成俗吏汪亦一笑許之後記其事于說鈴

宋時徑山僧行園為蛇傷足一叅方僧為治之先  
汲淨水洗患處易水數斛令腐膿敗肉悉去瘡上



白筋見乃搥以軟帛以藥末勻糝瘡中惡水泉湧  
明日淨洗敷藥如初一月毒盡肉生平復如舊其  
方乃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膽礬麝香各少許見談  
數

宋制軍營中有天王堂小說亦屢載之不知何天  
王也談數云唐天寶西蕃寇安西奏乞援兵詔不  
空三藏誦仁王經帝見神人帶甲荷戈在殿前門  
不空曰此毘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安西耳  
後安西奏見神人破賊城上天王見形圖形上進  
因詔諸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像

佛寺亦然宋時沿之入軍營也又括異志言宋建  
炎中敵將屠秀州天王現于城上若數間屋大懼  
而引去因建天王樓于城西北隅

汪鈍翁<sup>琬</sup>嘗問予王孟齊名何以孟不及王予曰  
正以襄陽未能脫俗耳汪浚然之且曰他人從來  
見不到此

予又嘗謂鈍翁李長吉詩云骨重神寒天廟器骨  
重神寒四字可喻詩品司空表聖與王駕評詩云  
王右丞韋蘇州趣味澄澁如清沈之貫達元白力  
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元白正坐少此四字故



其品不貴

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八字同旨

弇州云朦朧萌拆情之來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四語亦妙

古人同調齊名大抵不甚相遠獨劉楨與思王竝稱予所不解建安七子自孔文舉不當與諸人同流此外如陳琳之飲馬長城窟行阮瑀之定情詩

徐幹之室思皆有漢人風矩惟楨詩無一語可采而自古在昔竝稱曹劉未有駁正其非者鍾嶸又謂其仗氣愛奇動多振絕思王而下楨爲獨步殊似囁語豈佳處今不傳耶乃秦少游亦云五字一何工妙絕冠儔匹殆亦耳食之習

萊陽宋荔裳琬按察言幼時讀書家塾其邑一前輩老甲科過之問孺子所讀何書對曰史記又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某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遽取而觀之讀未一二行輒抵于案曰亦不見佳何用讀爲荔裳時方髫髻知匿笑



之而此老夷然不屑

予十數歲時屢夢坐園亭上有五色異禽小于鸚鵡羽毛甚麗羣飛亭中或集于肩或投于懷馴擾不去又兩夢有人贈一奩墨開之有異香既覺為諸兄言之曰此文字之祥也順治八年辛卯予年十有八一日讀書倦而假寐夢神人告曰汝知今科闈中題乎乃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也詩經題乃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叩其餘則不應及八月入闈首題果符所夢頌題則聖敬日躋及明年壬辰會試頌題乃維清緝熙二句也予中是科鄉

試第一旋改第六壬辰下第而先兄吏部登進士

神所告乃予兄弟鄉會試首尾二題也

康熙初士人挾詩文游京師必謁龔端毅鼎公次

即謁長洲汪茗文琬穎川劉公猷仁體及予三人陽

羨陳緯雲維嶽其年維松之弟也初入都手寫行卷

三通置案上友人問所詣曰吏部劉公戶部汪公

禮部王公也友人曰吾為子預卜之汪得卷必摘

其瑕疵而駁之王得卷必取其警策而揚之劉則

一覽輒擲去無所可否已而果然予聞之笑謂公

猷曰吾二人或駁之或揚之皆尋常耳惟兄此一



香林筆談卷八  
擲最不易到公馘亦為之絕倒

交趾老道士結廬潮州之金山年已百歲養一雞  
大如么鳳置枕中鳴即睡覺一胡孫小如蝦蟇以  
線繫几一龜如錢大置金合子中予門人東莞令  
錢蔗山<sup>以</sup>曰雞陽精也胡孫心猿也龜神靈而服  
氣也皆小者損之又損也其言甚有理致

嶺海見聞云蚌聞雷而孕望月而胎珠中秋蚌始  
胎中秋無月則蚌無胎凡秋夕海色空明天半有  
朱霞光起蚌曬珠也珠之名類不一有精珠褪光  
珠璫珠走珠滑珠礫硤珠官雨珠稅珠簾符珠珠

重七分為珍珠八分為寶珠合浦人以珠為貴生  
男曰珠兒生女曰珠孃

香樹生海南黎峒葉如冬青凡葉黃則香結香或  
在根株或在枝幹最上者為黃沉亦曰鐵骨沉從  
土中取出帶泥而黑堅而沉水其價三倍或在樹  
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間之曰生沉投之水亦沉投  
之水半沉半浮曰飛沉皆為上品有曰速香者不  
俟凝結而速取之也不沉而香特異曰花剷者香  
與木雜剷木而存香也有曰土伽楠與沉香並生  
沉香性堅伽楠性軟其氣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



溺產占城者佳樹爲大蟻所穴蟻食石蜜遺漬香  
中歲久凝而堅潤其色若鴨頭綠上之上也又有  
虎豹斑金絲結其色黃貴與鴨頭綠等

椰杯見毒則裂嶺南人多製爲食器以辟蠱

永安產燭竹文信公駐軍時燃此竹以代炬

海蜘蛛生粵海島中巨若車輪文具五色絲如絙  
組虎豹觸之不得脫斃乃食之

瓊州黎峒有黎長統之必符王二姓乃得立黎長  
家有古確傳爲祖先所遺非陶非石天欲雨則先  
鳴官軍將入山則大鳴

廣州之虎門合蘭海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現海

市城闕樓臺車騎人物倏忽萬狀康熙丙辰見戈

甲之形粵有兵變黃太冲宗義亦言寧波有海市蓋

東海南海皆有不惟登州但登見以四五月廣見

以正月初旬三日是小異耳鄴之見不言定期

嶺海見聞言鐵樹生海底石上榦類珊瑚尾如彗

千年則成珊瑚其旁有蚌守之往往得鐵樹則兼

得珠是鐵樹與珊瑚同類俱生于海然珊瑚大者

五六尺小者不過尺許以鐵網取之在水則軟見

風則堅初白漸黃得日色乃殷紅如丹砂按王濟



雨舟所記云官橫州于一指揮家圃中親見此樹  
歷言其六十年開花之詳予在羊城學使署亦見  
鐵樹高大不殊諸樹乃木本非玉石之屬但以鐵  
培護其根則茂與他樹以水澆灌者差異與前所  
云云不類豈名同實兩種耶

嶺海見聞云香樹幹如樹蘭葉如黃楊子如連翹  
而黑以夏月子熟種之亦有寄生榕樹上者閩小  
紀云千年榕樹上生奇南香

陶岳五代史補載馮道鎮同州有酒務吏乞以家  
財修夫子廟道以付判官判官素滑稽書一絕句

于判後云荆棘森森遶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  
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有愧色因出  
俸修之又李穀為陳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惟  
破屋三間中存聖像有伶人李花開進口號曰破  
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于陳  
穀驚嘆遽出俸以修之五代學校廢壞如此賴滑  
稽之言始得復故可為浩歎觀唐元宗過魯謁孔  
子廟詩居然盛世帝王氣象近 聖駕東巡謁闕  
里 聖廟載謁孔林 特命戶部發金錢十餘萬  
重修廟貌輪奐一新 賜孔氏子孫十餘人為五



經博士等官 特賜御用曲柄傘于大成殿此又  
漢唐宋明已來所未有者故觀于文教之興廢盛  
衰而世之治亂可知矣

周郭威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夢文宣王明日攻  
其城入之過夫子廟叩首再拜且諭近臣曰夫子  
聖人百王取則焉安可不拜且命孔氏襲文宣王  
者長為本縣令五代之世乃亦有此自明代至  
本朝曲阜縣知縣皆以孔氏子孫為之而不知始  
于後周也

越處女對勾踐曰見之如好婦奪之似懼虎杳之

如日偏如滕兒此即處女脫兒之喻而語益奇

凡溺水及服金屑用鴨血灌之即瘥

耳暴聾用全蝎去毒為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即  
愈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傷用獨殼大栗研乾末敷之立愈

治喉痺乳鵝用蝦蟆衣鳳尾草搗細入鹽霜梅肉

煮酒各少許調和再研細布絞汁以鵝毛刷患處

吐痰即消

惡瘡腫毒初起當歸黃蘗皮羌活為細末生鷺鷥



膝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即破  
切不可併瘡頭傅之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鷺涎灌之即愈

宋孝宗食蟹過多患痢有嚴防禦者用新采藕節  
研細熱酒調服果愈

治病眼生赤障者用白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糝  
之置露中一夜曉取肉化為水滴目則障自消

治嗽驗方香櫟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清酒同研入  
砂礮內煮令熟爛自黃昏至五更為度用蜜拌勻  
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效又方向南柔桑條一

束每條寸折納鍋中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渴即飲  
之

治水腫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為膏作大餅

覆臍上水從便出即愈

已上俱出  
養河漫筆

予平生為詩不喜次韻不喜集句不喜數疊前韻

惟少時有集黃山谷詩一絕云

謝人  
送梅

榨頭夜雨排簷

滴誰與愁眉唱一杯瘦盡腰圍怯風景城南名士

遣春來如此集句恐非李西涯所知西涯有集句

詩一卷

李西涯集第六卷主一齋為徐公肅都憲作又徐



亞卿原一六十二得雙生子戲贈原一與崑山徐  
健菴司寇初字同公肅與其弟立齋相國初字同  
立齋亦為都憲健菴亦為亞卿何其脗合至此但  
前之二徐未悉其名耳

宋陳輔輔之丹陽人有詩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  
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  
家為王介甫所知而與蘇公尤厚善黃是師是章  
惇之甥也以二女妻潁濱子迨遜哲宗時欲召用  
林希以是沮之後知定州卒東坡皆有尺牘與之  
元人吳師道跋云二人出處不同而尚德守義不

為勢利回邪變易其賢則一予撰古懽錄取師是  
而遺輔之此詩尤為可愛特書之

吳師道禮部集有云江陰趙彥衛作西漢定安公  
補紀首書元年四年書策命孺子為定安公五年  
至十八年每年書公在定安法春秋公在乾侯之  
義意亦美矣按孺子嬰宣帝元孫楚孝王孫廣戚  
侯顯子漢之近親非若呂后取他姓子比矣太后  
臨朝稱制莽居攝踐阼改元居攝又改元初始則  
孺子雖未正帝位固已儼然為天下之君矣莽篡  
而猶存莽滅而復為漢若之何絕之哉又考序例



云正統雖絕而故君尚存則追系正統之年而注其下如唐武氏例是趙氏補紀殆類此但其書法猶有可議者不稱居攝初始直云元年三年則失其實矣莽以平原安德潞陰高重丘萬戶為定安國而以大鴻臚府為公第居之則書公在定安亦為失實定安公乃莽所加豈得仍其偽號竊謂宜自初始二年下注新莽始建國元年初始三年以後下注莽年如前遞數而書孺子在京師存其故稱紀其實地庶幾得之或曰其後方望立嬰為帝而元滅之當若何按方望事在光武建元元年書

法當云方望以前孺子嬰稱帝于臨涇元更始遣兵擊斬望嬰并遇害

釋典羅云出家即羅睺羅佛命舍利弗為其和尚大目犍連作阿闍黎故沙門以和尚為尊貴之稱

佛姨母瞿曇彌欲出家如來不許謂阿難言若聽女人出家乃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譬如莠生稻田善穀復敗又言我之正法千歲興盛以度女人故至五百歲而漸衰微所以者何女人有五處不能得作一不得作如來二不得作轉輪聖王三不得作第二忉利天王四不得作第六天魔王



五不得作第七梵天王瞿一作橋按此乃比丘尼之始夫  
如來既受姨母乳哺浚恩及五百除鐘女皆長老  
久修梵行而如來難之且如此後之人談何容易  
耶又如唐武后乃真天魔王以釋氏因果論之不  
知往劫是何福德也

南渡時東平伯劉澤清者字鶴洲曹州人天啓中  
戶書郭允厚家奴也後充本州捕盜弓手少無賴  
爲鄉里所惡徙居曹縣遭離亂從軍積功至總兵  
官金陵立福王遂爲藩伯開府淮陰其兄忘其名  
字鳳洲崇禎時亦至總兵官禦敵歿于王事稱名

將非澤清比也澤清爲人陰狠慘毒睚眦必報曹  
縣士大夫罹其禍者甚衆澤清在江淮縣有故居  
空無人一日諸生十數輩僦飲其宅或拾一錦鞋  
于內閣中傳玩之座中有謔者澤清知之使健兒  
名捕至淮盡殺之中表兄某夙有違言遣人召之  
中表懼祈哀于澤清之母爲婉轉申救澤清佯許  
諾禮待頗厚既辭歸立遣健兒途中拉殺之已而  
大兵渡淮澤清迎降歸于京師以叛案有連至盧  
溝橋伏法行路快之不數年子姓無子遺故居爲  
墟



唐書言孟浩然與給事中王維善維私邀入內直  
會明皇至浩然倉卒避匿牀下帝問知之喜曰朕  
聞其名久恨未見耳立召見問所爲詩云云而北  
夢瑣言以爲李白誤

盧沆爲舉子于漉水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  
迴避緣此受知擢第賈島溫飛卿亦以微行傲忽  
致長江方城之謫此可爲輕薄之戒又孟弘微郎  
中者性誕妄因次對奏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  
以文字召用宣宗怒曰卿何人朕耳中金不知有  
卿亦坐貶

丹青樹出終南山丹青竹出熊耳山

唐宋啓事用門狀即今士大夫彼此拜謁之名刺  
也上書某官謹祇候某官陸務觀老學菴筆記云  
見東都時蘇王諸名公門狀一卷率皆手書古人  
鄭重不苟如此今則小胥之事耳又翰林故事坊  
局已上乃得用紅東爲刺史官庶常止用白雖元  
旦賀壽等吉禮亦不用紅不喻其義

故事有最可笑者唐御史臺惟南牀最尊重每會  
集南牀不笑則諸御史不敢笑南牀笑則皆大笑  
謂之鬨堂



唐相國段文昌史云西河人褒國公志元之後志元本臨淄人文昌徙居荆南又云荆蜀皆有先祖故第又云先人墳墓在荊州其稱臨淄人以先世本籍故而與鄒平無涉不知何以封鄒平公今鄒平縣西北地名段家橋謂是文昌故居傳會不足信也子成式柯古罷江州刺史居襄陽與李商隱溫飛卿倡和故號漢上題襟集然柯古著酉陽雜俎多言齊州事如長白山沙彌二桃之類皆在鄒平

唐華原柳氏家法爲士族之冠公綽公權已下至

玘皆然玘家鬻婢猶不屑奉侍賣絹牙郎其家法可知而負國賊柳璨乃生其族卒與張廷範輩同誅死未足酬衣冠之禍故知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論未必盡然若桓彞爲晉忠臣而溫與元繼世爲逆郝鑒郝愔之生超盧懷慎盧奕之生杞皆其類歟每讀史輒爲三嘆

金陵胡宗仁字彭舉以畫名亦工詩與竟陵鍾伯敬爲友嘗有與鍾書云兄弟子姪皆耽作畫蓬門畫掩茗椀鑪香閣筆盈案妄擬堆笏滿牀昔人一門五貴七葉蟬連寧復過之其子玉昆字元潤亦



工畫嘗寫杭州宋宮古梅予題絕句云風雨匡山  
事渺然故宮疎影自年年何人寄恨丹青裏留伴  
冬青哭杜鵑故友合肥李文定容齋天極愛此詩  
常諷詠之昔人謂沈石田相城喬木代禪吟寫此  
後惟金陵胡氏足以繼之

張遺瑤星題程青谿侍郎

正

畫云唐六如畫學周

東村不啻過之只為胸中多數百卷書耳予評陳

戶部子文

奕

書品亦如此

姚翼字伯右工畫梅又取鍾山梅瓣粘于便面以  
筆添枝幹其上極有生韻時號姚梅人多效為之

渠丘張杞園

貞

孔目仿作甚工

白樂天詩吳孃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極  
是佳句

東風誰唱吳孃曲暮

雨瀟瀟閨禁城予亦有二絕句云波遶雷塘一帶  
流至今水調怨揚州年來慣聽吳孃曲暮雨瀟瀟  
水閣頭七載離筵喚奈何玉壺紅淚歛青蛾瀟瀟  
暮雨南陽驛重聽吳孃一曲歌

周侍郎櫟園

亮

閩小紀云鷗皆白獨莆田九鯉湖

鷗作粉紅色隋宦者劉繼詮獻芙蓉鷗二十四隻  
色如芙蓉疑即此種



唐宋外任官到任皆有謝表高常侍集有謝封丘縣尉表則縣尉亦得上表矣

閩小紀云燕窩有烏白紅三種惟紅者最難得白者能愈痰疾紅者有益小兒痘疹

櫟園又云參皆益人沙元苦參亦兼補海參得名亦以能溫補故也生于土為人參生于水為海參故海參以遼海者為良

先兄西樵先生撰古今閨閣詩文為然脂集多至二百卷詩部不必言文部至五十餘卷自廿一史已下瀏觀采摭可稱宏博精覈而說部尤初獲為

古人所未有今略其書目載于此班昭漢書異姓諸侯王已下至古今人表凡十卷班昭漢書天文志一卷班昭補列女傳一卷班昭女誡一卷班昭幽通賦注一卷衛鑠筆陣圖一卷蘇蕙璇璣圖一卷宋若莘女論語一卷侯莫陳邈妻女孝經一卷預浩或作喻浩女木經一卷李清照打馬圖一卷沈俶諧史一卷龍輔女紅餘志一卷管道昇墨竹譜一卷鄭氏女教篇一卷明仁孝徐后內訓一卷仁孝徐后勸善嘉言一二三卷仁孝徐后勸善感應一卷章聖蔣太后女訓一卷楊慎妻黃氏錦字書一卷



王鳳嫺東歸紀事一卷廬江王夫人燈花占一卷  
張淑嫺刺繡圖一卷邢慈靜邢太僕  
側之妹黔途略一卷徐  
淑英女誡雜論一卷徐德英革除紀一卷筆洞細  
君花殿最一卷薛素素花瑣事一卷方維儀尼說  
七惑一卷方維儀宮閨詩評一卷顧若璞往生紀  
實一卷倪仁吉宮意圖題語一卷陳結璘牡丹亭  
牌譜一卷胡貞波古牌譜上下卷季嫺學古餘論  
一卷季嫺前因紀一卷王端淑詩緯序論一卷陶  
姮儀放生約一卷董白奩艷上中下卷尼超衍密  
印語錄一卷尼濟印仁風語錄一卷尼自如語錄

一卷計五十六卷其全書今藏篋笥無力刻行也  
上巳之巳本已字之訛又泊宅編云十干之戊與  
茂同音今呼爲務亦非又稱爲武五代史僞梁朱  
溫時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蓋溫父  
名誠戊字類成故司天監以此謠之今吳中術士  
尚有沿之者

柳子厚作非國語宋江端禮作非非國語嗣是劉  
章虞槃皆有非非國語見張合宙載今不盡傳  
童貫自謂韓魏公出子與梁師成自謂蘇文忠出  
子正同曹操父子本寺人之後忠獻文忠乃爲寺



人祖禰乎

宙載云書冊為水潦所浸可于大甌中蒸而曝之至一二番乃以物鎮平處速乾色雖微漬而無損壞

宙載張鐸僉事言鵠能辟小兒疳氣當多置房養之清晨令兒開房放鵠其氣著面則無疳疾南園漫錄云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詞桂酒箇桂之類今醫藥所用取其氣味甘辛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園圃所植取其香氣郁烈乃尚其花也類書所載皆未

別白雖白孔六帖亦然

溫飛卿以蒼耳子對白頭翁寧陽許襄敏公彬取作一聯云道上鈎衣蒼耳子風前聒客白頭翁蓋其去國之作上句即迷陽迷陽勿傷吾行下句即違山十里蟪蛄之聲尚猶在耳之義

碧里雜存云鍾山孝陵即梁寶誌公瘞所也傍有八功德水誠意伯奏改葬誌公水亦隨往太祖異之為建靈谷寺歲命太常祭焉

見只編言陳水南靈以南唐李昇宜繼唐後改馬令書以為唐餘紀傳猶蕭常改三國蜀志為續後



漢書也讀吳越備史昇本安吉砦將潘某之子姓  
實潘也水南特以五代篡祚短促不足繼統不若  
南唐聲名文物雄擅江左不愧唐後耳云云予按  
吳越與南唐世爲仇備史之言未可遽信詎可據  
爲實錄以駁水南耶

漢鄱閣銘在寧羌州州陋甚在五丁峽西南予嘗  
過之不知有此古物未及訪碑刻所在殊以爲憾  
甲申八月禮部尚書韓荃卒于位公長洲人中康  
熙癸丑會狀兩元授翰林修撰至今官先是以內  
閣學士予假歸乙亥奉 召入京有屠西爽者以

卜筮名吳中韓問之曰公此行官至尚書然癸未  
即當南歸過此不能歸矣韓入都累遷禮部吏部  
侍郎超拜大宗伯至癸未始嬰疾乞假未允甲申  
病增劇再疏告老 命在任調理至是卒公平素  
爲予述屠言且云過癸未不歸豈遂死耶王大司  
空鴻緒時同被 召命聞屠語人曰韓公此行不歸  
矣果驗屠亦以癸未年卒

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于 保和殿頒賜 御書大  
理少卿臣李斯義得臨黃庭堅書一幅其詩云談  
經草檄鬢華生初擁閩山傳節行江入桐廬青欲



斷溪從劔浦碧來迎茶雖戶種租宜薄鹽不家煎  
價賴平要使祈招歌德意君恩豈爲遠人輕四十  
三年十一月李以副都御史遷福建巡撫前詩竟  
爲之識云

香祖筆記卷八終



